



# 不能忘却的纪念

贺修平

前不久，受我的部队老首长邵贤达的邀请，专程去他的老家景谷看看。我到景谷的第一站，他带我走进了景谷烈士陵园。在一个名叫杨慧烈士的墓碑前，他向我讲述了这位女英雄英勇就义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惨烈故事。

72年前，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新县政府刚刚成立。可就在这年：1949年11月13日，新的县政府遭受到最大的一次危险。县政府遭土匪围攻，最后，誓死与土匪战斗到底的几名革命志士被枪杀。这是景谷史上最惨烈、最悲壮、最哀痛的一天。

当晚凌晨，景谷最大的恶霸地主李希哲，组织两千多名叛匪在全县进行叛乱，近千名匪徒直接攻打新成立的县政府。就在景谷生死存亡之际，敢与叛匪战斗到底，拼死保卫新生政权的两位英雄站了出来，他们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一位是民运工作团女团长，年仅23岁的杨慧，另一位是县基干大队长郭绍武。

杨慧和郭绍武一边动员和组织战士们奋勇抗击敌人，一边通知全体战士，打好行装和背包，做好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针对战斗形势对我方极为不利的情况，他们决定集中所有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成三支突击队：一支突击队向南阳攻攻击，尔后为本队的后尾掩护；二、三支突击队，采取轮流阻击敌人，轮流撤退的方案，向北方向冲出包围圈以后，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撤退，这样战场形势就可以由被动转为主动。

当发现县长有“和谈”的想法时，杨慧分析战场形势苦口婆心对县长说：“只要我们能坚持三天，援兵就到，困在县城的全体同志就会全部得救。”并非常坚定的表明态度：绝不能与叛匪搞和平谈判，要坚持战斗到底，坚持就是胜利！

遗憾的是，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加之弹尽人疲，县政府的大门还是被叛匪攻破，英雄落难惨遭毒手，曾被杨慧发动群众清算、批斗而逃跑的河东恶霸地主何汉中，这时也得意忘形，对被匪徒捆绑的

杨慧说：“请问你是杨团长吗？怎么落得这个下场。”杨慧双眼怒睁，“呸！”吐了他一脸唾沫。

匪徒押送杨慧走向刑场至大寨东角小河边，沿途路上用尽了毒辣、卑鄙、无耻的手段，用脚踢，枪托打，刺刀刺。当杨慧走到大寨东山角时，她提振精神，鼓足更大的勇气，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大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李希哲！”她的口号让敌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跳出三个丧心病狂的匪徒，同时用三把刺刀，猛力刺进杨慧的嘴里，连刺数十刀。最后，用尽最惨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杨慧。

这位年仅23岁，从17岁就入党的女共产党员，英勇地倒在了一伙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叛匪屠刀下。邵贤达首长遥指当年杨慧英勇就义的大寨东坡小路漳气河边，说：“杨慧烈士的鲜血流进了漳气河，染红了景谷大地。”

邵贤达回忆当年说，他当时还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只听见那日县城里的枪声不断，后来听大人们讲起杨慧和其他烈士牺牲的惨状，便在他幼小的心灵树立起了杨慧女英雄的形象，且终生不忘。

从士兵到军分区司令，邵贤达对所在部队官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经常提起家乡这位女英雄的事迹，也是一种缅怀先烈的情怀释然。退休20多年来，他为宣传杨慧的事迹不遗余力，尽力让更多的人知晓家乡的女英雄，为崇尚英雄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尽一份力。

杨慧，1925年3月出生于通海县，后随父母在宜良县长大，在建水县建民中学读高中，读高中时光荣入党，并把原本叫杨燕玉的名字改为杨慧，后由党组织派遣前往石屏宝秀中学教书，不久又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到地下党南来北往的交通联络站——元江青龙厂工作。她曾在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担任过副教导员，1949年7月任纵队第八民运工作团团长，当月她率领两个区队共

百余人奔赴景谷协助建政，把鲜血和生命奉献给了景谷大地。

为了准确真实掌握杨慧的历史资料，邵贤达曾走访了杨慧的出生地以及上学、工作、生活、战斗过的许多地方，并多方查阅当地史志和有关书籍报刊，认真核实史料，让人人充分认识到一个完整、真实、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杨慧烈士。不知费了多少周折，他竟然找到了两张杨慧的照片。一张是杨慧中学时代意气风发的学生照、另一张是杨慧青春靓丽的标准头像。

2013年在杨慧牺牲64周年时，邵贤达特地写了一篇《坚贞不屈 浩气长存》的文章以示哀悼和纪念，并先后在《普洱日报》、《云南政协报》和云南《青少年启示录第15卷》、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弘延》等报刊和书卷刊载，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景谷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刘胡兰’！”许多读者如是说。

邵贤达曾在原第十三集团军某团任团长，因部队精简整编，他成为这个团的最后一任团长。后来，他又任原思茅军分区司令员。退休后的邵贤达主动承担了撰写团史的任务，历经7年的艰辛努力，团史成书印出。在团史书末尾，他把《坚贞不屈 浩气长存》一文附之于后，载入团史。官兵们十分理解老团长的心情：杨慧烈士是景谷的英雄，也是军人学习的英雄！

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沉痛的心情，我和邵贤达缓缓走出烈士陵园。

杨慧烈士的英雄形象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呈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新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不忘历史，不忘先烈呢？

用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激励后人，让千千万万个像杨慧一样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是当前全党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之必须，更是确保党和国家千秋伟业永不变色之必须。这也是告慰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足迹与足迹的叠加  
连缀成一个坚韧的百年  
十几个人，从上海滩起脚  
逆转至嘉兴南湖划桨  
被迫中的无可奈何  
却把力量聚于一条小船  
摇啊摇，摇出一首百年史诗

一条船，于微澜浅波之上  
写下真切的初心  
在不惧风浪雷电的晃动中  
继续了在大都市里  
没能够开完的中共一大  
那个不太像会场的会场  
无异于今日的人民大会堂

一条续命的船，在摇摇晃晃中  
南湖的水，化作一脉涌动的鲜血  
让生命完成最初的啼哭  
那个显得动听的声音  
被摇篮一样的船轻轻地摇着  
低吟的音韵有点怆然

小船上，承载的内容并不多  
一份纲领、一个宣言  
审议后的两个草案  
衍生的《纲领》和《决议》  
却托举起一个政党  
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生命

悠悠百年的记忆  
储存着美丽的风景  
小船，就那样成为一个政党  
乘风破浪的冲锋舟  
中共一大，在小船胜利闭幕  
历史长河，就此诞生一个  
惊世骇俗的伟大奇迹

一个气度非凡的会议  
以搬动的特殊形式，落船为安  
从草案到决议，字斟句酌  
一支狼毫，蘸了又蘸的饱满墨汁  
用遒劲传神的书写  
在中华大地再现一个新词  
——马克思主义

方方正正的楷书  
规规整整的会议文件  
从审议到通过，表决的手臂  
举过头顶时，举得不高  
却托起一个“百年伟业”的天空  
绘出朝气蓬勃的宏伟蓝图

一百年的旅途，排成一路纵队  
九千多万人的党员队伍  
举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旗帜  
昂首阔步走着一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 大海落日

陈泽

海浪持续  
落日给了我想要的光环  
和色彩

如果无可改变的结局  
最终必须由大海来完成  
不用等待落日慢慢消失  
承受目光里不能承受之轻

海风吹拂  
轻易便忽略了生命  
不该有的泥泞

搁浅的鱼不会有奇迹发生  
也没有人会在涛声里  
细数岁月  
用一滴泪水  
加重大海的咸

一场雨让一切化为虚无  
然后爱情诞生  
我看到了期中的太阳  
在熟悉的夜晚  
发出光亮

然后是雨滴灼伤了我  
在我眼前发光

那些被我辜负  
以至忽视了的星星  
靠近我  
为我疗伤

满地跳动的光芒  
我仰望已久  
我同时等待  
波浪翻滚的影子  
吞没我  
然后结束  
夜色中一只飞鸟的迁徙

然后爱情消失  
孑然一身的石头  
先我老去

## 奶奶的遗愿

叶瑞刚

奶奶倘若在世，今年应该118岁了。她出生在一个叫乐农沟的偏僻小村，7岁没有了娘，11岁失去了爹，与年幼的弟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跟着她的堂叔生活了几年，17岁嫁给了同是贫苦出身、年龄只有16岁的爷爷，一生育有两子，我的父亲居长。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长大后，我在存放“传家宝”的两个木箱里翻来覆去找了好几次，想看看爷爷的模样。父亲告诉我：“在那个年代，肚子都是空的，哪有钱照相啊！”

奶奶和我们度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头上常年挽着一个黑色的包头，脸上被岁月犁出的深沟和风沙镀成赤褐色，褶皱爬满了苍老的双手。腰间系着一个黑布围腰，裹着小脚。奶奶的腰一直弯着，过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过早压弯了她的腰，永远也不能再站直了。

地处乌蒙山区的故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地流传的陋习就是妇女吃饭不上桌。记忆中，家里来客人时，奶奶和母亲从不上桌吃饭，奶奶端着一碗饭菜坐在火塘边，菜吃完了，也不来拈。我看见后来菜给她，可是她把放进碗里的菜又夹给我，自己舀点瓜豆白菜汤，吸溜吸溜连嚼带咽把饭送进肚子里，放下碗筷，走到门外坐着。

那个年代，家里穷得叮当响。我们家兄妹多，每分年的包谷、洋芋不够吃，自然养不起猪。外公外婆家住在一个叫宋家水的山坳，人少地多，粮食充裕，年年养两头大肥猪，杀猪后都要送给我们家十多斤肉。我小时候，最喜欢去外公外婆家，虽然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但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到了外公外婆家，就像我们过年的日子，可以大口吃肉，大碗吃饭。

家里来客人时，煮米饭煮肉招待。我们想让奶奶多吃点，但她每次只吃半碗饭，省着让我们兄妹多吃。母亲则站在桌边，像饭店服务员一样伺候“顾客”，听着父亲的命令，一会儿热菜，一会儿舀汤，一会儿添饭……等男人们酒足饭饱，才收拾桌上的残羹剩饭。这种陋俗，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人们都说，婆媳之间前世就是一对仇人。我们村近百户人家，婆媳关系处得好的只有少数几家，大多不融洽。母亲手巧，爱干净，勤劳能干，家务活儿，样样会做，而且做得很好。但母亲耳朵不好，加之脾气怪，偶尔会与奶奶发生点小摩擦。每当奶奶受到误解时，从不辩解，委屈装进心里，转身到屋角偷偷擦拭眼泪。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坐过汽车，到过最大的城市就是务德乡街。过去不通公路，后来虽然修了泥巴路，但不通客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务德乡改镇，有了坐车的条件。然而，奶奶却无缘享受了。

我的幼年，是躺在奶奶怀里，睡在奶奶床上长大的。地处滇东北的故乡，气候寒冷，冬天夜里，呼呼的寒风吼个不停，吹得木窗咯吱咯吱作响，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那时，床上垫的是用稻草做的垫子，盖的是薄薄的毡子，冷得我直打寒颤。奶奶用她的衣服把我的脚裹得严严实实，再把我紧紧搂进怀里。夜里不断往

我身上拉毡子，一夜要拉多少次，我无法记清。醒来时，看到奶奶睡到床边，毡子几乎全盖在我的身上。

奶奶没有文化，她却渴求和尊重文化，她希望自己的子孙后辈通过读书掌握文化，改变命运。从小学到高中，奶奶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读书，老实做人。”七十年代末，我考取了高中，奶奶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我们村，之前最高的学历者就是初中生，我考取了高中，在她心里，堪比如今考取重点大学还要自豪。

奶奶病重时，是个星期五，上了半天的学，我便请了假，匆匆往家赶。翻山越岭走进村子时，落日的余晖只剩一抹，不一会儿就黑了。我跨进家门，看到奶奶睡在火塘边的一张床上，亲人们围在床边。见我进门，叔叔大声对奶奶说：“瑞刚回来了！”

我跑到床前，两腿扑通一声跪下，鼻子一酸，眼泪簌簌流出来，哽咽着说：奶奶，我回来了！

昏迷了几天的奶奶渐渐睁开眼，慢慢张开嘴，“啊……啊……”呻吟几声，看了我一眼，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此刻，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如同牛栏江在低泣……这是一九八一，奶奶七十八岁那年。

父亲告诉我：你奶奶上个月病重，我借了一辆马车，准备送她到县医院治疗，可她怎么也不去。她说：“家里去年栽的烤烟被冰打了，分文未收，几个娃娃还在读书，把钱用在娃娃读书上。她已经一周多未进一粒饭，意识模糊了好几天，昨天一度昏迷，我们对她说，瑞刚明天就回来了，她才眨了眨眼，手轻轻动了一下。”

我是奶奶的长孙，小时候跟奶奶的感情最好，亲朋好友给她几个核桃板栗，她都要放在围腰兜里留着给我。我读初中、高中住校后，每次回家，她都要从枕头下面拿点好吃的东西悄悄塞在我手里。我知道，奶奶之所以舍不得我，是要看我最后一眼。我也知道，奶奶最后想对我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她常对我说的：“好好读书，老实做人。”

亲爱的奶奶永远地走了！年底，我也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穿上军装，来到战火硝烟的云南文山边防前线，后来，又奉命调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生命禁区”的西藏雪域高原，在部队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在各个岗位上，我始终把奶奶“好好读书，老实做人”的教诲铭记在心，当作我前进中的航标灯，指引、照耀着我前行的路。我在部队考取了军校，立了功，受了奖，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部队团级军官，虽然算不上光宗耀祖，但也算是没有辜负奶奶生前对我的期望。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奶奶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我也已退伍多年，即将踏入耳顺之年，每次想起奶奶，都为她在人世时没有享过一天的福而难过流泪！

如今，身处另一个世界的奶奶，如果能看到她的子孙后辈们，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人都爱国守法，诚实守信，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工作，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她老人家一定会露出灿烂的笑容，保佑她的子孙后代幸福安康！

## 重游洱海

施勇信

与她的故事，从一把伞开始，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去她学校推销《鹿中华字帖》，校长办公室的门锁着，她在隔壁一间房里，向我打听校长去哪儿了，她很热情，招呼我进屋，倒茶递水，正聊着，下起了大雨，一直不停，我向她借伞，她毫不犹豫地把伞给我，星期六她去县城赶集，顺便找我拿回伞。后来的每个星期六，我都会约她吃饭，逛大理古城，游苍山洱海，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我们朗朗的笑声；特别是洱海，我俩骑自行车环海绕了一圈，又坐游轮横渡洱海，我还经常在洱海里游泳，在她面前我感觉泳姿特别矫健。这位山村女教师穿着朴素，爱好文学，写的文章淡如清水，因为她的生活经历比较简单，从学校毕业就当老师，没出过云南省，而当时的我已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跑遍，在她眼里就是一个传奇。1998年玩手机的人很少，我买了一个诺基亚，不停地打客户座机，她的眼神是羡慕的，我们共同的爱好是文学，经常逛书店，我买书很大方，一买就是五六本，一百元左右，当时的百元左右也是很可观的，她很欣赏这一点，买书不吝啬。再后来，我们总是在一起畅谈文学，感觉遇到了知音。大理有十二个县市，十二个县市的学校都是我做销售

的对象，每到星期六，我都会赶到她所在的县相见，有一个休息日实在太忙，就没相见，等到下一个休息日见面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个练习本，她的笔迹写道：“施勇信，死东西，为什么不回来。”字字力透纸背，我心中暗喜。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我工作忙，没有再与她联系，也许是冷淡了她，她断然离我而去。那个时候，我才感到她的重要，天塌下来的感觉，之前一直无所谓，后来，又去学校找过她一次，送了本《刘震文文集》给她，并在扉页上写了首诗《敬爱人》：你虽不是我全部的理想，但你是我一个原始的梦/你说你爱我异乡的风尘，也说我不会为你停留/我说我无论漂泊到哪里，都要叶落归根，最终会回到我梦开始的身边。

她读了这首诗一下子大哭了起来。过了几年，我又去学校找过她一次，这个学校停办了，不知她调到哪个学校教书去了，当时也不想继续找下去，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于是，一个人又来到了洱海边，踽踽独行，物是人非，心中很是惆怅，忍不住又写了一首诗《重游洱海》：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以及波光里的艳影/山水依旧，我却找不到，那个曾经的你。

## 七律四首（新韵）

胡廷武

### 圆通山看樱花

海棠樱染色参差，  
北市争开亿万枝。  
鸟落丹霞新汉赋，  
客观晴翠旧唐诗。  
三春盛事空城巷，  
一处风光浅砚池。  
百姓自来崇善政，  
花潮尚忆起何时。

### 蓝花楹

花事昆明四季康，  
樱花落后与君逢。  
蓝烟水脉开新景，  
客望晖光映故城。  
处处青春留倩影，  
时时舞乐绕街坪。  
静观满树皆佳句，  
不待诗翁白发生。

### 谒建水文庙

晚春季候访临安，  
孔庙每参叹浩然。  
阙殿重檐朱戟绕，  
牌坊处处彩云环。  
添枝老树新章句，  
承雨青荷古韵篇。  
一览文光宽似海，  
比肩京鲁鼎足三。

### 入冬感怀

庚子入冬觉未冷，  
秋霖一扫浩空明。  
杏枯犹有黄金雨，  
柳谢更无碧玉风。  
彼岸夺冠增祸乱，  
故国抗寇立功成。  
卷帘仁望高山静，  
鸥鸟翩翩万羽轻。

## 乡愁无愁

王旭明

搭台，经济还是唱戏的主角和重头。一山山的草药也挖不赢，一个药业谷就在鹿城东边拔地而起，入住的药业一家挨着一家，原生态的彝药不但环保还高科技，鹿城的药业在云南在全国就夺得了头筹。

鸡猪牛羊稻谷麦子和蚕豆，天天在农贸市场开大会，“羊皮擦擦丢过去，蓑衣擦擦丢过来”的米市街和猪街子换了装备被叫做超市和网购。

“糠箩跳进了米箩”，耳濡目染的只有城市的优越，对故乡的几分揪心，变为对城市的依赖和随波逐流。故乡的原代码植入了鹿城的记忆，影响着彝家人对世界的判断，也让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大舞台的脚步不会停留。

鹿城人一个个成了有文化的商人，在茫茫人海里捕捉那一丝丝流动的商机，还不会被时间那支无情的剑打败穿透。印满星星的夜幕是鹿城人出门的披风，裹着回家的冷月是夜里多梦的枕头。睡梦中，还生怕摔碎了怀中抱着的那个梦，不敢松手。

城里高高的房子挡住了田野的青翠，绵延不断的喧嚣盖不住心池的蛙鸣鱼游。离开村庄进了城里的鹿城人还是习惯让房子也抱成团团结成坨地，吃喝拉撒油盐柴米是刚性需求，财富就有如在故乡大山里找菌子，只要眼尖脚勤，都不会空手。慢慢的太阳只能从房子缝缝里挤出来，月亮在无眠的夜里会落进心沟沟。许多汉族人痴迷于彝族歌舞还习惯了彝族装束，整个鹿城就成了阿哥阿妹的花花绿绿，还把崇拜的老虎和老牛写在书里做成图腾挂在了路灯和墙头。

温暖的鹿城不缺篝火的热情，能让乡情落地生根的土壤到处都有，披一身乡村土味道挤进鹿城这座小城市的乡村人，总会由无所适从变成如鱼得水，找到从心底与这座城市开始亲近的理由。

城里的忙碌现实但并不虚无，挤公交奔动车赶飞机，蹬单车骑摩托打滴溜，就算有了私家车，依然要去车水马龙里解读生命密码里的一红一绿。这时的鹿城人，偶尔才会想念乡村小路上漫无目

